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

罗成大破孟州

章禹纯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

主 编	章 禹 纯	
编委会	章 禹 纯	刘 竞 尧
	徐 文 亮	胡 志 远
	马 佳 林	伍 严
	赵 蒙 毅	戚 开 远
	郭 琼	李 德 仁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民间说唱文学，包括评书、鼓词、弹词、宝卷等，日趋繁荣。现存古籍中此类作品占有较大比重。其中优秀作品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今天仍有进步的思想教育作用和认识意义。一些作品来自民间艺人之口，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形式活泼，语言生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我们选择其中优秀作品，由整理者进行校点、加工整理后，予以出版。

在本丛书中，整理者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 (一) 选择善本作为工作底本，与他种版本参校，订正讹脱衍倒。
- (二) 对原书中某些不健康的情节及语言，进行必要的删改。
- (三) 对某些不易于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古吴语方言及苏白，进行适当的规范。
- (四) 对某些卷目混乱的本子，予以重新编目。
- (五) 对某些唱本的道白，为使读者阅读方便，增加了必要的标明人物身分的文字。

由于这些作品的时代所限，在思想内容方面掺杂的某些封建性的东西，考虑到情节的完整性，尚不能完全剔除，如

一夫多妻、神佛鬼道等迷信色彩。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加以甄别剔除。

限于编者水平，本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 一 回	无敌将军寻觅旅店.....	1
第 二 回	缘符简帖幸遇君恒.....	5
第 三 回	卖绒线混进徐叔府.....	9
第 四 回	凭金镯冒认罗家儿.....	13
第 五 回	徐小姐房中认弟.....	17
第 六 回	习文习武姐弟闲话.....	21
第 七 回	佳儿佳妇徐胡结亲.....	25
第 八 回	罗成书房皱愁眉.....	29
第 九 回	王金蛾绣房动忧心.....	33
第 十 回	相思成疾乔道论因.....	36
第 十 一 回	迎娶有期罗郎退病.....	40
第 十 二 回	小罗成洞房谐伉俪.....	48
第 十 三 回	老徐叔沙场对阵.....	51
第 十 四 回	鸳鸯帐里泄露机关.....	56
第 十 五 回	胡小姐归宁元帅府.....	64
第 十 六 回	老夫人求放罗将军.....	68
第 十 七 回	罗成胡府诉前情.....	76
第 十 八 回	程咬金欲斩罗成.....	80
第 十 九 回	徐府家人误报信.....	90
第 二 十 回	徐立娘怒战程咬金.....	96

第二十一回	张凤张麟双遭擒	100
第二十二回	李靖下山解争端	108
第二十三回	徐叔胡奎降瓦岗	112
第二十四回	乌鸦山咬金被擒	115
第二十五回	剿乌鸦徐茂公发兵	119
第二十六回	李玉莲姐妹相会	124
第二十七回	梅灵女见红莲圣母	129
第二十八回	小王豹山中打虎	134
第二十九回	咬金罗成双获救	138
第三十回	立娘金蝉解重围	144
第三十一回	李龙摆阵困群英	148
第三十二回	徐安郎取救王家庄	153
第三十三回	李百祥射死飞天圣	158
第三十四回	杨似玉摆五绝阵	162
第三十五回	崔家村王豹逢瑞云	168
第三十六回	王豹瑞云结良缘	176
第三十七回	众英雄大破五绝阵	182
第三十八回	困虎山杨霸败兵	188
第三十九回	李玉莲乔装进淮庆	195
第四十回	玉莲王豹劫法场	203
第四十一回	杨似玉大泽山见师尊	211
第四十二回	大泽圣母讲和双罢兵	216
第四十三回	青峰岭史猛剪径	222
第四十四回	龙泉寺罗成除恶少	228
第四十五回	罗成被困龙泉寺	235

第四十六回	勇罗成连败三将	241
第四十七回	史猛闯围求救兵	248
第四十八回	二佳人血洗宇文府	254
第四十九回	杨林兵屯庆云山	262
第五十回	鲍氏季氏双建功	268
第五十一回	刘玉梅飞石伤马杰	275
第五十二回	卢花女提兵解围	281
第五十三回	淮南王发兵助杨林	287
第五十四回	罗家军被困混元钵	293
第五十五回	二女将失陷沂州府	298
第五十六回	寻玉莲奔赴淮庆府	305
第五十七回	山神庙秦琼遇姑母	312
第五十八回	丰都岭秦琼救凤娘	317
第五十九回	红莲圣母遣徒调将	327
第六十回	苗家庄凤娘配子孝	338
第六十一回	秦琼杨林大交兵	348
第六十二回	番天印打碎混元钵	363

第一回 无敌将军寻觅旅店

自古英雄遭困，从来才子争名。许多心事在胸中，
为问苍空好梦。无奈飘流四海，云游遍访宾朋。逐
朝每日谈废兴，才把痴情断送。

《西江月》罢，内引出半部隋唐野史。说的是罗成奉程咬金、李靖的命令，教他扮作卖绒线的客商，来孟州打听徐叔的消息。那日来到孟州，天就不早了。见那大街上，道东路西，关门闭户，并不见一人行走。道东有一所店房，门前挂着一面大牌，上写泥金大字，写的是：“安寓客商”。罗成观罢，忽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把手一拱，连忙就问：“客长莫不是寻店的？”罗成说：“正是。”那人说：“别处寻店去罢，我这里是不下客的了。”罗成说：“你开着这一座店房，为何不下客商？”那人说：“客长不知原因。程咬金领兵下山，如今现在黄河南岸，立着营盘。不久就要侵夺这城池。恐有奸细，有帅府胡大老爷的令箭，并衙门李老爷告条，不准下客。”罗成闻言，失声长叹，真正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话言未了，忽听得路西一人应声招呼道：“那位小客商，往这里来。”

罗成失声长叹不耐烦，忽看见一人站在大门前。只见他凛凛身材昂昂志，论年纪好有五十一二三。头戴着出

俗的绒帽多雅致，身穿着一身可体的宝石蓝。这看着一团和气堆满面，那胡须一半黑来一半掺。罗成忙上前便下礼，那人说不敢不敢用礼还。又说道即是店里不下你，俺倒有几间草舍怕客嫌。

罗成说：“焉敢有嫌。”那人说：“既然不嫌，随我来。”言罢，店主在前，罗成在后，进了大门。越过影壁，往里走不多远，房门朝东，门上一付对联，上句是：“人莫心高自有生成造化”；下句是：“事由天定何须巧弄机关”。进得门来，看了看花台上排列盆景，石山前两行翠竹，还有几座巧妙房屋不大。其檐不高，檐下又有一横匾，上边有两个大字写的是：“宁静”。廊柱上又一对联，上一句是：“文章凌霄汉”；下一句是：“剑戟射斗牛”。罗成一进门来，见了这个所在，好不齐整的紧那。

罗成进得门来细端详，看了看里边更比外面强。苍苔上排列盆景许多样，石山前青松对竹一行。书房是石灰泥的草檐房。东西上排列两把太师椅，中间是金漆八仙桌一张。有一把银壶放在香几案，列排着候客待友小茶缸。架子上摆着闲书有几部，又搭上一阵一阵翰墨香。罗成包袱才放下，房主人吩咐看茶叙家常。

这罗成把绒线包袱放下，那人一声吩咐看茶，从外进来一人端上茶来。那人告辞而去。罗成见那人去了，慌忙把那绒线包袱解开，把李靖那个筒帖取出来，拆封一看，上有四句言语，写的极明白，上写着：

四军更姓莫更名，成全只在王君恒。

务必乞求进城事，若非此人万不能。

话说罗成暗暗想道：我初来这个所在，可知君恒是在哪里住？罗成正然纳闷，那人自外而来。罗成慌忙把那柬帖往袖里一藏，欠身离座。那人说：“客长不必避嫌，敢问尊驾贵姓，哪里人氏？”罗成说：“晚生是山东青州府属。”那人说：“哪一县？”罗成说：“安邱县人。”那人说：“在城在乡？”罗成说：“在乡，离城西三十里秦家坡居住。”那人说：“父母双全？兄弟几位？”罗成说：“父母现在，只无兄弟，就是晚生一人。”那人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我这所在到你山东青州府，千里有余，只是如今世道，不比往日，处处响马作乱，各方歹人为非，你那父母在家岂放心乎？”

那主人盘问多时假殷勤，罗成随机应变会应承。他说俺山东旱涝不几载，各处里男女奔逃走西东。俺那里粮米太贵难度日，若指望买卖谋生万不能。爱这里官清民乐佛升地，爱这里五谷丰收年岁登。老先生若问晚生名和姓，此一时晚生先问老先生。那人说小弟家寒又愚鲁，街房上称呼就是王君恒。好一个神机妙算名李靖，真个是未卜先知看的清。罗成心中欢喜不开口，来一人手托盘盞酒壶共酒盅。

罗成正然欢喜，见外边进来一人，抹了抹桌子，排开碟子，斟上酒来。王君恒拱手说道：“客长请上，吃杯水酒解解闷何如？”罗成说：“怎好叨扰？”君恒说：“这又何妨！”言罢，他二人分坐上下。饮酒中间，君恒说：“我且问你，令泰山家住何处，姓甚名谁？”罗成说：“晚生无有丈人家。”君恒听说无有丈人家，仔细端详了端详，实在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暗

暗的欢喜：一表好齐整人物也！

罗成一边支吾来朦胧，这一时喜煞南关王君恒。昨日可给我女儿算一卦，就说是婚姻必然在山东。看起来这个瞎子算的准，未必不此人身上有些中。君恒说绒线可看九分利，罗成说仅能不至本利空。我家里一把天火烧个净，无奈何各寻门路找经营。王君恒听了罗成一片语，倒叫我拍手捶胸叹一声。

罗成说了，君恒叹曰：“真正是水火无情。我问你，令尊令堂在家中何以度日？”罗成说：“我父母不在家中。”君恒说：“上哪里去了？”罗成说：“上我娘舅家奔衣食去了。我那贤德的舅母，给我几两银子，买了三斤绒线，叫我外边来卖。山东年成不好，钱又难挣。闻听河南大收，我才上这里来了。”

罗成说昨日来到哨城东，看了看拖男领女乱哄哄。都说是离着营盘不多远，程咬金报应寺前安着营。吓的我两脚高低难迈步，也就是少年胆小无处行。一路上不曾开张发利市，今日里才到贵处孟州城。若不是先生今日施恩典，怕的是晚生无地把身容。

君恒说：“你的时运平常，来得太不凑巧。目下非同他日，只因程咬金领兵下山，现在黄河南岸，立着营盘。不久要来侵犯咱这里城池。谁家还愿雇做女工针黹，去用你的绒线？也罢，你在我家多住上几日，等响马去了，我使人送你回家。你若是不爱回家的时节，咱就做一个干亲朋友。你在我家住上几日，又何妨碍。”罗成听说，慌忙施礼：“多谢尊翁之恩！”君恒用手拉住，连说：“岂敢！岂敢！”

第二回 缘符筒帖幸遇君恒

从来姻缘有定，月老早已配成。俊丑贤愚皆在中，教人如同作梦。无奈姿曲在此，相问相答相应。女婿丈人一样心，自成天然乐境。

列位明公雅座，不嫌我哑噪，细听我慢慢道来：

罗成急忙把礼行打恭，王君恒用手相拉笑吟吟。从今后咱就成了好朋友，从今后咱就成了一家人。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又道是：朋友二字在五伦。又一声吩咐给我将灯点，又说是水酒吃的好耐心。李三家宰了一个大肥牛，我恐你忌口不吃大五荤。

罗成说：“不忌口。”王君恒说：“更妙。”

又一声吩咐小张快些去，你与我速跑去南阳。要他四个牛蹄一个肚，其余的肥肉切上七八斤。到家里菜碟拿他三四个，叫厨下快些烹调不消停。你就说山东客长在外等，你与我好酒买上两三瓶。把那个灯芯花儿剪一剪，休这样昏昏惨惨闷杀人。不多时端来牛蹄加醋蒜，烩炒的肥肉肚子香喷喷。罗成手抓口嚼尽饱啖，王君恒喜的好象迷了神。他说道能吃能饮真杰士，又说是好武汉子不谈文。想当初樊哙生吃十斤肉，他也曾手提单鞭挡鸿门。王君恒即忙退去往后走，不知他安的是个什么心。

君恒来到后宅，见了冯氏夫人，满面带笑。夫人说：“夫主今日为何这等欢喜？”君恒说：“夫人不知，你我一生只有一女。年十七岁，每日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方才到了街上见了个卖绒线的客商，年纪又小，人才生的不俗。听他那个口气，待说有家，却又无家。又无房地产土，上却有父母在堂。我意思里要他招赘做咱一个养老女婿。他那意思里也就有允诺不辞的光景。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夫人说：“住了！方才咱家在厨下做饭的时节，就是待的此人么？”君恒说：“正是。”夫人又说：“他怎么来到咱家来的？”君恒说：“夫人不知，听我道来。”

那一时闲走游来到大门，正遇到那人街上把店寻。我见他各处投宿皆不下，急的他仰面长叹似失魂。我说道既是店里不下你，咱倒有几间草舍可安身。到书房细细查问真来历，方知是卖绒线到此间存。

夫人便问：“他没说是哪里人氏？”君恒说：“他说是山东青州安邱县人。”夫人又问：“你没问个他多大年纪，姓甚名谁？”

我问他年纪贵庚名和姓，他说道虚度十六整姓秦。我问他父母双全兄弟几，他说道爷娘单生我当身。我问他家中房产有多少，他说道不幸又被天火焚。我问他爹娘如今在何处，他说道跟着娘舅过光阴。

夫人又说：“不论他那富贵贫贱，我看看他那人才如何。”君恒说：“那个人不似潘安似宋玉，极象是一表风姿腾予都。夫人你不信时节，你我同女儿前去当面看，问问他可是应心不应心。”夫人又说：“你往前厅陪着那人吃酒，我和女儿同去看来。”君恒听说，离了后宅，来至前厅。罗成一见，慌忙欠身

离座。君恒说：“相公不必谦让，请坐。”二人坐下。君恒一声吩咐小张，把帘子挂起来看外边的风捕灯。小张听说，把那帘子挂在门上。小张斟酒，君恒与罗成对坐讲话，这且不提。

且说冯氏同她女儿王金娥，与丫环春花，来到堂前草帘内看，影影绰绰全看不明白。此时小姐心神不定，意乱如麻，她那一个滋味，对人全说不出口来。无奈离了她母亲，自己到了窗台之下，用舌尖舐破窗纸，往里一观，看见罗成一表人才，真叫人可爱的紧那！

王金娥舌尖一点透窗棂，看了看二人饮酒一盏灯。一转眼观看青州小罗成，只见他地角方圆满天庭。望着他面似桃花初放，好一比天台仙女看刘晨。拿酒杯露出玉笋长又细，不多时朱唇轻启应一声。未开言一阵香气扑人面，又听得声音嘹亮爽而清。夫人说儿看那人好不好，小姐说只要老母看分明。

夫人说：“我儿，咱回去罢。”小姐她本心还不肯回去，只是此时她母亲在旁，她爹又在屋内，叫她如何下手。虽有恋恋不舍之心，只好说：“娘咱就回去。”说着娘儿两个，转回后宅。这且不表。

再说君恒，知道夫人小姐此时必回后宅，看了无有不中意之理。于是君恒那脸上红了一红，把口张了两张，说：“相公，在下有一句话实不好出口。”罗成说：“先生有话便说，何至作难。”君恒说：“既是这样，相公请上，受我一礼。”罗成慌忙用手拉住：“岂敢！岂敢！”

王君恒未曾开口脸儿红，好象那项羽酒醉长春亭。全望你慷慨许了这件事，让上来你先受我这一恭。

罗成说：“不敢！”君恒说：“我要实陈哩。”

我老汉今年五十零四岁，自幼年结发夫妻是姓冯。到如今缺嗣无子有一女，从今后愿效朱陈结为婚。千万你莫要说出推辞话，从今后你我二人成婚翁。罗成本心不应许此事，猛想起李靖书中求君恒。无奈何欠身打恭把亲谢，王君恒用手拉着把婿称。

君恒说：“贤婿，往后宅去罢。小张，快给你姐夫把绒线包子拿着。”小张慌忙上前，伸手把那绒线包子拾起就说：“晓得。”

王君恒让着罗成往后走，忙的那小张头里快似风。小张慌慌张张来到后宅，连声叫道：“大婶婶，秦姐夫来了。”夫人听说，整整那身上衣服，接出房来，说：“姐夫只管前厅饮酒，想姐夫已经饿了，可叫厨下做饭。不能再行慢慢耽搁。”正说之间，罗成缓步行来，进了堂屋，与夫人施礼。君恒用手拉住，即叫小张看坐来。小姐听说，下得床来，倚门而望，见罗成一表人才，比前初见，更俊秀得多了。

这女子暗地观看少年郎，极象是吕后酒醉在昭阳。没多时前边书房曾见面，这一回模样更比其先强。灯儿下影影绰绰看不切，猛听他尊声岳父与岳娘。

王小姐心里暗想，大约今晚必定同床。又听的：

君恒说贤婿酒量犹未足，夫人道女婿只怕饿的慌。

王君恒吩咐小张快看酒，夫人说丫环快去拏面汤。君恒说姐夫在此睡了罢，王小姐使个性子回后房。要知道二人成就连理会，再听那下回书里续端详。

第三回 卖绒线混进徐叔府

英雄原本重信，也须相机而进。才令王公招亲，又教宰相冒认。此中有苦心，故使世人难深问。

话说金娥听了多时，站的那腿腕都疼了。说来说去，竟不题她那花烛之事，所以这小姐使个性子，回绣房而去。罗成用了酒饭，与君恒在后堂而眠。一宿晚景不言。到了次日清晨，罗成起来，用了早饭，说道：“岳父岳母大人在上，小婿这意思，要到街上游走游走。二来还有几斤绒线，我也卖卖。换几串钱来，咱好零用。”君恒说：“姐夫乃勤苦之人，一时也不肯闲着。大约贤婿在家，嫌闷倦的很，只管到街坊上消散消散。”罗成说：“是。”君恒说：“我送贤婿上城里去卖一卖何如？”罗成说：“如此甚好。”君恒一声吩咐：“小张给你姐夫把绒线背着。”小张答应一声，背着那绒线在前，罗成与君恒二人在后，离了自己的房舍。不多一时，就来到孟州的南门。罗成抬头一看，见那城楼高有三丈还多，旁有两杆大旗，风飘半空，比那芦席还大。上面写的有两行大字，写的是：“提调河南开封府招讨大元帅”。看那城门半开，上有铁锁。城门两旁上贴着告示，小斗方，有二三十张。上面俱各画着图像。头一张斗方上，画着一个人：头戴沿毡帽，身穿青领衫，持着熟铜铜，坐下黄驃马，黄面金睛，海下倒重五柳长须。标牌上注着名

姓，写的是：“大贼秦琼”。第二个斗方上，画着一个人：头带团龙紫金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坐下卷毛兽，鞍桥横连着两横湛金斧，那个人青脸红发，巨口獠牙，标牌上注有名姓，写的是：“贼头程咬金”。第三张斗方上画着一个人，头戴砌银盔，身披锁子甲，坐下白龙马，手拿鼠银枪，那人是眉清目秀，唇若丹朱。标牌上注着名姓，写的是：“贼尾罗成”。

罗成看到这里暗吃惊，飘荡荡帅字旗扯在半空中。上书着斗口大的两行字，写的是威镇河南胡总兵。告条上州官姓钱名学正，晓谕那邻近村庄众子民。众群贼领兵下了瓦岗寨，到如今黄河南岸立了营。有一个诡计多端叫徐勣，罗成方装蛇来就变龙。标批着“右谕通知”四个字，还有那数人圈点朱砂红。罗成看到这里心内乱，王君恒对着城头问一声。

罗成看了，吓的他魂不附体。君恒就问一声，“城上有人么？”守城门军往下一看，认的是王君恒，说：“王大爷你有什么事？”这门军见了王君恒为何这等招呼，这等恭敬？列位有所不知。王君恒在孟州城里，是个白丁进士。进文武衙门，都有体面。势利人家，也有来往。所以门军不敢怠慢。君恒说：“将爷有所不知，今我有一个舍亲，要上城中做个生意。城上的将爷不必阻挡。”门军说：“王大爷，既是你老人家的舍亲，何必你亲身自到。使人送个信来，谁敢阻挡。”门军言罢，下了城来，把门锁去了，城门自开。罗成即跟着而进。小张把绒线包子递与罗成，罗成背着就走。君恒上前拉住，说：“姐夫，城中不可久住，我回家去做下饭，等着你。”罗成说：“知道了。”王君恒回了南关。罗成背着绒线包子，照着棋盘大街